

舒克申短篇小说选



当代外国文学

I512.4
82

舒克申短篇小说选

刘宗次编选



石化 S092021%

外国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北京



封面、尾花：宁成春

舒克申短篇小说选

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291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5 $\frac{1}{4}$ 插页2

1983年3月北京第1版 1983年3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19,000

书号10208·128

定价1.15元

目 次

斯捷潘的爱情	顾 昕译 (1)
晶莹的心灵	白嗣宏译 (12)
考 试	白嗣宏译 (22)
乡下人	艾 今译 (33)
费奥多尔·格拉伊演戏	艾 今译 (46)
格林卡·玛柳金	高中音译 (55)
优秀驾驶员	高俐敏译 (74)
太阳、老人、少女	流 钟译 (101)
评论家	张建华译 (110)
蛇 毒	韩哲英译 (122)
万尼亚	裴家勤译 (137)
怪 人	张建华译 (149)
狼 群	高中音译 (164)
慈母心	栗周熊译 (174)
没良心的人	艾 今译 (196)
私生子	邓蜀平译 (212)
倔强汉	傅 文译 (235)
出洋相	高俐敏译 (245)

过 客	刘海燕译 (257)
妻子送丈夫去巴黎.....	张建华译 (268)
委 屈.....	黎 沙译 (280)
贰拾伍卢布整	黄柱宇译 (293)
一棵卡普隆小枫树.....	张建华译 (301)
演说家	傅 文译 (322)
我女婿偷了一车柴.....	裴家勤译 (332)
切列德尼钦科与马戏团	艾 今译 (351)
意 见.....	艾 今译 (366)
秋 天.....	沈志宏译 (375)
肖像素描	张建华译 (388)
杰里亚宾老汉	艾 今译 (430)
玩乐朋友	裴家勤译 (435)

附 录

舒克申论文学创作	张建华摘译 (459)
苏联文学界谈舒克申 和他的作品	张建华摘译 (470)

斯捷潘的爱情

阳春四月，斯捷潘·叶梅利扬诺夫坠入情网了。他爱上了参加垦荒的女大学生埃洛奇卡。他总共见到过她两次。一次是从城里顺车把她带到乡下，这没什么。他俩并排坐着都不作声。坑坑洼洼的路面把一吨半的小卡车颠得摇来晃去，姑娘好几次靠到了斯捷潘的身上，每次都不好意思地看看他，似乎是说：“你当然明白，我这可不是有意的。”她挪到了座位的最边上。而斯捷潘呢？——也没在意，甚至都没瞧这姑娘一眼，只管自己用口哨吹着《阿穆尔河之波》，想着蓄电池的事儿（蓄电池快用完了）。

车开到村口，姑娘伸手到手提包里掏钱。

斯捷潘的脸颊微微泛红了。

“您……别这样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一对绿盈盈的明澈的眼睛盯着他。“这有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斯捷潘把挡一拉，加大油门，就开车走了。

“还真有长得这么漂亮的人！”他回想着姑娘。但也仅此而已，随后也就忘了。

他经常一连几星期驾车在阿尔泰山崎岖的山路上奔

波。车到哪里就在哪里过夜，漂亮的和不大漂亮的姑娘好歹见过不少。世界上的姑娘那么多，要都想一遍，怕连脑袋都要裂了。

有一次周末，斯捷潘回到家，在澡房洗了个澡，穿上绣花衬衫和崭新的软皮靴，喝了勺蜜酒就到俱乐部去看演出。一般是自己村的演员们表演。斯捷潘很喜欢看自己人的表演，别有风趣。从那么小的时候，你就认识那个人，比如那个格里什卡·诺沃谢洛夫，现在你来到俱乐部，一看，他大长胡子拖到肚子上，正在台上扯起那蹩脚的嗓门吼着：“我非把你剥皮抽筋不可，蠢种！……”

斯捷潘每逢这种场合总要哈哈大笑，惹得周围的人都嘘他，说他是那个愣头青。

现在斯捷潘走近舞台一看，却看到登台的正是他上次从城里顺车带来的那个姑娘。她依然那么美，只是仪态娴静并显得十分矜持；头微微后仰，两根淡褐色的辫子垂到腰际，穿着双红靴子。她慢慢地走着，慢慢地转动着头，声调显得那么亲切。斯捷潘不知为什么竟激动起来。他一下子就认出了她。只是他没想到她有这么美。他知道她美，但这么美他没想到。

接着出场的是那个浑小伙子瓦西卡·谢苗诺夫，农庄的会计。他头戴礼帽，还架着副眼镜，也是煞有其事的样子。要是在别的时候，斯捷潘准会哈哈大笑起来；但这次他没有顾得上笑。他注视着姑娘，等着，看她和瓦西卡要表演什么。他看到姑娘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，全身战栗着，好象怕

瓦西卡似的。斯捷潘觉得她真叫人爱怜。

“你为什么要来？”她问。

“我不能没有你！”那傻瓜大声嚷着，满礼堂全是他的声音。

“离开我，”姑娘说，但不知为什么听起来更象：“不要离开我。”

“我不离开，”瓦西卡边说边靠近她。

斯捷潘双手紧紧抓住凳子边。他知道，这个瓦西卡是不会这么轻易走开的。果然还没容得他眨眨眼，想一下这一切将会怎样收场，小会计已经轻巧利索地把姑娘兜肩抱住，把她放倒在左手弯里就接了个吻。斯捷潘看到了姑娘接吻后的嘴唇——那稍稍肿起的、湿润的、微启的嘴唇，由于羞怯、幸福的微笑而颤动着。斯捷潘觉得眼前一阵黑。他站起身来，走出了俱乐部。

在街上，他颓然靠在电线杆上，久久不能恢复常态。

“怎么能这样呢！……”他想。

一连三天斯捷潘神思恍惚（他把汽车送去修理了）。他打听到姑娘名叫埃拉^①，是从沃龙涅什城来的，在拖拉机队当记工员。就这些。他曾想和瓦西卡·谢苗诺夫说一说，叫他在演出时不要做得太过分，但立刻又打消了念头：人家这又不是真的。大伙儿岂不要笑话他。

^① 即埃洛奇卡。

一天晚上，斯捷潘把靴子擦得锃亮……去找埃洛奇卡。到了门口（她住在库克辛老头家），站了一会儿，又转身走了。他踉跄而行，来到村外河边，在湿漉漉的泥地上坐了下来，双手抱膝，脑袋搭拉在膝盖上，就这样呆坐到黎明，一直在想心事。

这些天来他瘦了，眼睛里赫然滞留着一层忧伤的阴影。他几乎什么也不吃，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，想啊，想啊……

“你这是怎么啦？”父亲问他。

“没什么……”斯捷潘用靴底踩灭了烟头，重新伸手掏烟，兀自看着一旁。

这段时间里，他一次也没见过埃洛奇卡，也没再去过俱乐部。

第四天，斯捷潘对父亲开口了：

“我想结婚。”

“是吗？你想娶谁呢？”斯捷潘的父亲叶戈尔·谢韦里扬内奇询问道。

“那个……新来的……记工员……”斯捷潘低声答道，闷闷不乐的目光避开父亲直看着窗外。

叶戈尔·谢韦里扬内奇定神想了想。

“你和她熟悉吗？”

“那……不熟悉。”斯捷潘吞吞吐吐地说。

“我可不去为你说亲，”叶戈尔断然说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把子年纪了，我可不想去自讨没趣。这样的说亲，

我知道：到了那里，人家姑娘连做梦也没想到。这可得你先和她谈妥了。象人们通常做的那样，先一起出去玩玩，然后我再去说亲。要不……斯乔帕^①，你总是那样愣头愣脑，莽撞从事。我教你也不是一次了，总是没用。”

这场谈话被祖父谢韦里扬——叶戈尔的父亲听到了。当时他正在生病躺在炕上。

“真新鲜，哪来的这号皇亲御戚：不肯去求亲，”谢韦里扬生气地说。“叶戈尔，你忘了我代你迎送你的未婚妻的事儿啦？”

叶戈尔·谢韦里扬内奇不满地皱着眉头，抽起烟来，久久不吭声。说也是，他自己年轻时就和斯捷潘一样：见了姑娘眼皮都抬不起来！

“我当然可以去一趟，”他说。“只不过……我想，她不肯嫁给你。”

“肯的！”祖父谢韦里扬说。“这样的小伙子哪个姑娘都肯嫁。”

“你为什么认为她不肯呢？”斯捷潘问，觉得五脏六腑都凉了。

“她可是城里人呀……鬼知道她们要找啥模样的人。到时候会说你土里土气的。”

“你自己才土里土气，叶戈尔！”谢韦里扬又插了一句。“现在人们可不看这个。如今姑娘都变得聪明了。别看我上

^① 斯捷潘的小称。

了年纪，这我懂。”

星期四一早，父子俩就忙活着去求亲了。

斯捷潘又穿上了绣花衬衫，好长时间在镜子面前梳着那又直又硬的头发。

叶戈尔·谢韦里扬内奇紧锁眉头，用很不灵便的粗黑的手指捞摸着新裤子前裆上又小又滑的扣子，费了老大的劲儿才将它塞进很紧的扣眼儿。

“缝成这个样子，这些饭桶！”他骂道。“怎么也扣不上。简直比浇地种萝卜还累！”

斯捷潘梳平了头发，站在屋子当中动脑筋，想把自己再好好打扮一番。

“系上领带，”祖父谢韦里扬出了个主意。

“绣花衬衫不兴打领带，”斯捷潘解释说。

终于收拾完了。

叶戈尔·谢韦里扬内奇用他那只大巴掌摸了下后脑勺，不知所措地望着父亲。

“要不要带瓶酒去？她们现在全时兴新规矩，叫人拿不准。”

祖父谢韦里扬想了想。

“带一瓶揣在口袋里，”他出了个主意。“有备无患嘛！”

爷儿俩走了。

这一天阳光明媚，小溪潺潺地流着，春水映照出天穹；

黑色的土地上时而这里、时而那里快乐地明灭着一块块湛蓝的天空。解冻的四月在各条路面上尽情地施展着威力。

两人默默地走着，尽量绕过水洼，免得踩湿了靴子。

库克辛家盖了幢很大的房子。

前面两间屋里一个人也没有。叶戈尔·谢韦里扬内奇懊丧起来，他本来以为现在可以和库克辛老头儿闲聊一会儿，然后在交谈中随口提起：“我们来找你，有点事儿……”老头儿准会帮他的忙。可这会儿却不得不直接找到埃拉住的那间屋去。

父子俩交换了一下目光，就朝正屋走去。

叶戈尔弯起食指轻轻叩了叩门。

“请进！”屋里应道。

斯捷潘的心猛地跳了一下。

叶戈尔·谢韦里扬内奇稍稍推开一扇门，费劲儿地挤进身去。斯捷潘跟在后边。两人在门槛边站住了。

瓦西卡面对他们坐在桌旁，埃洛奇卡紧挨着坐在他旁边。

他们在喝茶。瓦西卡没穿上装，只穿了件黄色的绸衬衫，脸颊刮得微微发青。他象在自己家里似地悠然自得，甚至有些懒洋洋地坐在那儿。用一种温顺而又愚蠢的目光看着叶梅利扬诺夫父子俩。

埃洛奇卡轻盈地站起来，给客人们放好椅子。

“请过来坐吧。”

叶戈尔·谢韦里扬内奇看着瓦西卡走过去，坐下，然后

又回过头来看看儿子。斯捷潘整个脸颊都泛起了火辣辣的红晕。他象在地板上生了根似的，一动也不动。

“请坐，您干吗站着！”埃洛奇卡愉快地喊道。“您怎么啦？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吗？”

斯捷潘坐下来，把帽子放在膝上。

大家沉默了一会儿。

埃洛奇卡禁不住想放声大笑，她一会儿将目光投向斯捷潘，一会儿投向叶戈尔，一会儿又投向瓦西卡。瓦西卡同样什么也不明白。

“说吧，同志们。我记得您，”埃拉转向斯捷潘快活地说。“我有一次同您一起从城里来。那时您的脾气可真大……”

斯捷潘苦恼地微笑了一下。

瓦西卡却觉得这时候应该开个玩笑。

“这么说，你有时顺便也捞点外快，斯捷潘·叶戈雷奇？这可不好！……”

叶戈尔·谢韦里扬内奇又朝瓦西卡光滑的脸上看了一眼，象头公牛般地俯下头，开门见山地说道：

“姑娘，我们是向你求亲的。”

埃洛奇卡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惊得目瞪口呆。

“怎么？……”

“求亲就是求亲呗！我这个儿子，”叶戈尔朝斯捷潘那边点了点头。“他想要你嫁给他，当然，如果你同意的话。”

埃拉朝斯捷潘看了一眼。

斯捷潘死命攥紧拳头，双手搁在膝盖上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们。额上渗出细粒儿似的汗珠，他也不去擦。

“就是说要我嫁人？”埃拉问道，说着涨红了脸。

“还能是为了别的吗，”斯捷潘吁了一口气，又看了看瓦西卡的眼睛。

瓦西卡笑了一声，在椅子上挪了挪身子。他双眼盯着埃拉。她就站在桌旁，脸羞成了玫瑰色，不厌其烦地用纤白的手指剔剥着裙子上的灰屑。

“你动手晚了，斯乔帕，”瓦西卡大声说道，又在椅子上动了动身子。“你来迟了。”

这次斯捷潘对他一眼也不瞧，却目不转睛，急切而认真地盯着姑娘，期待着。不知怎么这时他一点也不难为情了。

埃洛奇卡突然猛地抬起头，用一双绿盈盈的明澈的眼睛注视着斯捷潘，目光里交织着羞涩、柔情、责备、赞许，还有某种难以形容的美好、腼腆而又大胆的神情。斯捷潘的心高兴得战栗了一下，恐怕谁也无法解释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，为什么会发生。这只有他们俩明白；甚至不是明白，而只是感觉。

就在这时，瓦西卡突然迸出一句：

“我们很快就要结婚了，斯乔帕……”

这一着显得那么愚蠢，甚至他自己都感到话不该这么说。

叶戈尔·谢韦里扬内奇已经站起身来，准备从屋子里

出去。但埃拉不知怎么陡然振作精神，几乎有点过分急促地说道：

“您要到哪儿去？还说是求亲呐！我可还没作任何答复呢！”

她很快恢复了常态。她没朝斯捷潘看，但斯捷潘……她看不看他，这对斯捷潘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。斯捷潘整个儿沉浸在羞涩和快活的热情之中。此时此刻无论什么力量也无法让他站起来离开这儿。

叶戈尔·谢韦里扬内奇停住脚步。瓦西卡坐在那里，满脸通红，手足无措；他也带着一种恐惧的心情，似乎略有所悟了。

“请坐下，喝点儿茶吧。”

埃洛奇卡开始有些慌乱，随之就变得谈吐自如，而且带着一种与一开始截然不同的快活而又果断神情。

大家都等待着现在必定要发生的事情。

“或者，我还是离开为好？”瓦西卡大声问道，他的嗓音气得颤抖起来。瓦西卡垮了，垮得直截了当，简单明白。他甚至不想作一次挽救局面的尝试。

“我看也是，”斯捷潘同样大声地说道。

他有点性急了。也不应该这样。但这已经是无可奈何了。他们有两个人，其中必定有一个得离开。两个人都粗鲁得可以，而埃洛奇卡必须得原谅其中的一个。

瓦西卡这次也同样对斯捷潘一眼不瞧。他目光盯着埃拉。埃拉脸又红了，她瞅了叶戈尔·谢韦里扬内奇一眼。他

依然站在房间中央，一会儿看看这个，一会儿看看那个，一会儿看看第三个。他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完全不知就里。埃洛奇卡无可奈何地笑了笑。

“天哪！这局面可真是！有谁能帮我一下就好了。瞧您，干吗还站着！倒是坐下呀！”

她甚至轻轻跺了跺脚。她有点不自在了。

瓦西卡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开始穿上衣，不知为什么穿得非常慢。大家都等着，见他究竟何时能穿好。

“唉，斯乔帕，我看你真可怜，”瓦西卡说了一句。

于是他向屋外走，快出门时又回过头来，又生气又快活地打量了一下所有的人，然后走了出去，砰地一声紧紧地关上了门。

屋里沉寂了一会儿。

斯捷潘小心地擦干了额上的汗珠，微笑了。

“不，不管你们愿不愿意，我现在可以干一杯了，”叶戈尔·谢韦里扬内奇边说边朝桌子走去。“这样的说亲简直把我搞得筋疲力尽了。”

1961年

（顾昕译自《小说报》，1975年第17期）

晶莹的心灵

米海洛·别斯帕洛夫离家已经一个半星期，到很远的一个偏僻的乡村运粮去了。

星期六，太阳落山了他才回来。他开着车在狭窄的院门口调过来倒过去折腾了老半天。发动机的隆隆声，划破了暖意盎然的沉闷空气。

他把车子开进院子以后，熄了火，打开发动机盖，一头就钻到了车底下。

米海洛的妻子安娜从房里出来。她是一个年轻的、脸蛋圆圆的女人。她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，看了看丈夫，生气地说：

“你那怕先进屋打个招呼呢。”

“你好啊，纽霞！”米海洛彬彬有礼地说，接着动了动两脚，意思是说，他都懂，不过，他现在忙着呐。

安娜回到屋里，啾啾把门带上。

半小时以后米海洛才进屋。

安娜坐在正冲门口的正座上，双手交叉抱在丰满的胸脯前。她两眼望着窗外，听见门响以后，连眉毛都没动一动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米海洛问。